



北大荒
知青魂牵梦绕的故乡
亲爱的战友
分手后你们过得怎样



大荒羁旅

——留在北大荒的知青
朱晓军 著

打开这本纪实文学，将开启你久远而尘封的记忆，
回到你心灵的故乡。追随那些留在北大荒知青的踪迹，
将找到你遗失多年的战友和情同手足的姐妹兄弟。



百花文艺出版社

大荒羁旅

——留在北大荒的知青

朱晓军 著

打开这本纪实文学，将开启你久远而尘封的记忆，
回到你心灵的故乡。追随那些留在北大荒知青的踪迹，
将找到你遗失多年的战友和情同手足的姐妹兄弟。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大荒羁旅: 留在北大荒的知青 / 朱晓军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
ISBN 7-5306-3118-7

I. 大… II. 朱…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6212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 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375 插页 2 字数 254 千字

2001年1月第1版 200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18.00 元

引言

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发生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一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20世纪像一页被撕下的日历，飘悠着落进了历史的长河。“文革”留在人们心灵深处的重创和疤痕已被流逝的岁月疗治、抚平。但是，知青却一直牵系着几代人的命运和情感，令人难以忘怀。

在“文革”的十年里，全国有1700多万知青情愿与不情愿地卷入了这场上山下乡运动之中。

1969年，在毛泽东同志的“屯垦戍边，寓兵于农”的批示下，全国有45万知青奔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来到衰草寒烟的北大荒。30多年过去了，当年下乡到北大荒的知青绝大多数带着泛黄的记忆离开了这片神奇的黑土地，回到了当初生养他们的城市，留下来的知青已不足两万。

对返城知青来说，那段苦难与风流已成为耐人寻味的回忆，而对留下来的知青来说，则是一种历史的延续，他们还要将

自己的汗水和岁月播进脚下那片黑土地。相对返城知青而言，历史在那里定格，他们将是永远的知青……

要知道，当其他知青像退潮般地涌向城市时，选择留下是何等艰难啊！45万知青走了43万，各连队留下来的知青已寥寥无几，志同道合的同学走了，亲如手足的哥们儿走了；一个车皮来的老乡走了，朝夕相处的朋友走了，自己却留下来。那时，他们常常情不自禁地走进战友住过的宿舍，望着那空空荡荡的炕铺，心里也空旷起来。人去房空，一种凄凉，一种孤寂悬在心头，望着望着泪水就流了下来……

一位女知青来到蒲鸭河畔时，这里还是一望无际的雪野。雪野上插着一根杆儿，它代表17连。如今，那根杆儿早已没了，这位女知青却像那根杆儿一样挺立在那里。当年的杆儿下已变成了一个村落，在那个村落里有她的家。她嫁给了一个聋哑人，为了这个“哑伴”她放弃了魂牵梦绕的家乡哈尔滨。

如今，许多人已很少再用伟大、高尚等字眼来评价一种精神和境界，但是这并不等于伟大与高尚的失落，失落的只是人们自己。可以说，留下来的这些知青都是很普通的知青，他们留下来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为了爱情，有的为了婚姻，有的为了子女……这些原因都极其寻常。可贵的是，在知青大返城的潮流中，他们能悲壮地守住自己的诺言，守住爱情、婚姻和儿女，放弃了朝思夜想的城市，放弃了城市的舒适生活，放弃了与父母团聚的机会，摆脱了一些人所追求的“以我为先”动物式的生存法则。他们比那些为金钱、出国、权力而抛妻弃子离婚的人，在人格上不知要伟大与高尚多少！

轰轰烈烈的知青时代过去了，北大荒又恢复了静寂。留下的知青要耐住这种静寂和孤独。当有些返城知青在炫耀自己的兵

团经历的时候，他们已把“知青”的黄棉袄悄然收起，把自己变成一名普普通通的北大荒人，过着寻寻常常的日子……

他们有过失落，有过痛苦，有过困惑，也有过彷徨。当见到那些“衣锦归乡”的回访知青时，他们也曾感到过自卑和窘迫；听说一些返城知青下岗时，他们同情之余，不禁也品味出一丝安慰……

一位当过知青的副教授搬家时，在街上雇了几个“棒棒”（进城以卖苦力为生的农民）。没想到其中的一个“棒棒”竟然叫出了他的名字。原来，那人竟是他中学的同学。1970年他下乡到潼南县的农村，在知青大返城之前同当地的姑娘结了婚，因而未能返城。如今，这位知青已鬓发花白，皮肤粗粝黝黑，早已失去了城市人的影子，与普通山民无异。这位知青为了供养上大学的儿子，为了让儿子能回到城市，跑回重庆来卖苦力……

虽然大多数留在北大荒的知青命运比这位插队知青好得多，但是，他们与曾养育过自己的那座城市越来越遥远了。随着父母的相继离世，他们与城市的脐带渐渐萎缩了，枯干了，脱落了……当他们再回到那座在情感上属于自己的城市时，发现那些闭着眼睛都能摸到家门的街道消失了，那座被思念抚摸得锃亮的故居不见了，在那陌生的街道，陌生的楼宇之间，走着陌生的人，蓦地，他们感觉到在这座城市自己已是外乡人了……

一位上海知青说，多少年来，她一直梦寐和父母兄弟姐妹在一起过个团圆年。一年的春节，她回到了上海，下了火车乘大巴。她拿了很多东西，车上的人比较多，有些挤。她深深呼吸几口家乡的空气，似乎有一种母亲身体的气味，她闭上了眼睛，默默品味着这久违的感觉。突然，她听到有人厌恶地说：“看，那帮外地人又回来了。”犹如一股强硬的西北风，扫走了她刚刚体味到

的温馨、惬意和快慰。她知道,他们说的是她或像她这样穿着土气、说着不流利上海话的羁旅外地的上海人。他们这些知青已成了上海的弃儿、家乡人眼里不受欢迎的人。当她回到家,兄弟姐妹也并没有表现出她想象的热情,时常表露出对她和北大荒的轻蔑……那次离开上海时,她泪水潸然,比她当年坐在知青专列时还要难过。当她讲到这些时,她的泪水又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

身在他乡觅故乡。不回故乡思念,回故乡失望。这几乎是每位留下来的知青的痛苦体会。是啊,在他们人生的里程中,在北大荒的岁月已远远超过了城市。按此划分,他们应该属于北大荒,而不属城市了。他们说,虽然思念故乡,但是更爱这块肥沃的土地,爱这里淳朴的父老乡亲。

他们从不言悔。他们说得最多的就是:“如果那些知青不返城的话,那该有多好。那么北大荒就远远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他们是北大荒人,他们想的是北大荒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留下来对他们自己是一种牺牲,对北大荒是一种贡献。

我在普阳农场采访时,站在荒野上,望着在厚厚积雪覆盖下沉睡的大地,望着在寒风中摇曳的芦花,望着远方宁静的村落,望着那轮火红的落日,我情不自禁地叹道:“北大荒太好了!”

“好?让你来你不会来!”普阳农场电视台的主持人战胜利率直地说。

我愣住了。我陷入了深思。如果我是知青的话,我会不会留下来?答案是否定的。当年如潮涌来的知青,又潮水般地退去了;留下的知青也都把子女办回了城市。每年这里都有学生考取大都市的高等学府,可是几乎没有一人读完大学之后回来,他们像鸟儿一般地飞走了,他们像我一样眷恋这片土地,热爱这片土

地，但不会在这里筑巢，养育自己的后代……

不管北大荒多么好，它毕竟远比都市落后。这些知青能够在远离都市文明的偏远落后的北大荒留下来，实在是不易。难怪在采访中，我谈及留下来的知青的突出贡献时，上海知青欧阳吉宝激动地说：“什么是突出贡献，这些知青能留下来本身就是突出贡献！”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创业，北大荒实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勾画的蓝图，建成了我国最大的国有农场群、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为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做出了巨大贡献。”

北大荒现有农牧场 103 个，人口 157.9 万，耕地 3060 万亩，构造水工建筑 4.7 万座，修建江河堤坝 2566 公里，水库 106 座，开挖人工河 220.4 公里。截止 1998 年，北大荒已累计生产粮豆 11300.5 万吨，向国家上缴商品粮 7425 万吨，累计上缴利税 74.6 亿元。1999 年，北大荒垦区创造了年产量 90 亿公斤的历史最高纪录。北大荒不仅仅为人类创造了物质财富，还创造了“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

我面对这些知青和其他北大荒人常常感到自己的卑微和渺小，我不能不用一种敬仰的目光来看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对这样的人表现出一种可敬而不可及的心态，高尚让别人去做，自己选择卑微和渺小。高尚不是一种轻松的事，是需要牺牲个人的利益，付出巨大的艰辛。可是，高尚若西藏的高山一样，我们不得不心悦诚服地朝拜。

在 45 万知青中，有 43 万人返城了，留下的不足两万。这两万游离“大部队”的知青，也时常令那些返城知青牵挂。当我的第一篇反映留在北大荒的知青的纪实文学发表后，收到了许多返城知青的来信。哈尔滨市邮政局的返城知青阎永杰在信中写道：

“……我一口气读完《情系北大荒——乌苏里江畔知青访谈录》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曾在饶河农场生活了17年，曾与文章中所写的周浩妹、尚莉华、王德强、殷汝芳共事8年。我读罢后，又购买10本杂志，邮给一起下乡的知青战友，还专门写封信给饶河2连。我们怀念饶河，自从1987年调回哈尔滨后，夜思梦想那块土地。前几天，饶河开通了直拨电话，我是最先打电话祝贺的……”

近年来，经常有返城知青回访北大荒，可是能够再到这片土地看一看的毕竟是极少数。那些没有条件回访北大荒的知青如能从本书中觅到他当年下乡的农场，找到他熟悉的战友，也许会像阎永杰一样激动……

从1994年我第一次去北大荒采访知青之后，每当我被烦恼、浮躁和怨怼淹没时，我就背起背包，走一趟北大荒，去看一看那里的知青，回来之后，便感到一种心灵净化后的轻松和宁静。

为了真实、客观、较为全面地反映这些知青的生活、工作和境况，六年来，我先后十多次背着背包来到黑龙江畔、松花江畔、乌苏里江畔，到过北大荒的红兴隆垦区、建三江垦区、宝泉岭垦区、牡丹江垦区等二十几个农场，采访了近百位知青。我希望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些知青和北大荒那块神奇的土地，去感受那种高尚，去感知另一种人生。



目 录

引 言.....	1
婚姻,构筑在人格之上的“围城”.....	1
嫁给赫哲族人的天津知青	2
为了不会说话的“哑伴”放弃哈尔滨.....	13
上海知青与小铁匠的坎坷恋情.....	21
重返北大荒,在世俗方程式中无解.....	25
守在“坐地炮”身边的“北京盲流”	25
真情叫板,在上海与恋人间的抉择.....	34

在黑龙江畔,服“无妻徒刑”的“施老板”……37
负父不负妻,一位不肯当“张忠良”的知青……52

绝唱,在北大荒上演的生死恋 ……65

丈夫死了,她的贤惠与忠贞感动了大地……65
弥留之际,她关注的是我的桅杆……76

女知青,成就的不仅仅是爱情 ……86

在生死之间,她感受到了青春无悔……86
几度秋风,她像芦苇般扎下了根……96
副处级与农工丈夫的“全国美好家庭”……113
全国人大代表的愧疚……117

男知青,承诺如山,要爱就爱个天荒地老…120

上海土亲,这里人亲,我死后要埋在这两个地方…121
在大返城时谈恋爱的“世界优秀农民”……131
土道旁的那家“上海风味小吃”……140
品味婚姻的鹤岗知青……148

“飞鸽”,在这里筑了“永久”的窝 ……151

在眷恋的目光和闪烁的泪花中离任……152

- 最想返城的陆美琴却陪着丈夫留下来165
- 城市的版画家感动地写下了：“北大荒精神万岁！”175
- 前进，在铁道线终端的农场**187
- “二栋”的幸福生活190
- 苦辣酸甜均无悔195
- 看到学生考上大学的那种感觉真好205
- 留在医院的知青叫“韩老六”210
- 坟茔，年轻的亡灵发出怅惋的叹息**214
- 虽被淡忘，但不孤独216
- 坟草上滴着的忧伤220
- 索伦岗，长眠着一位乡亲所爱的灵魂223
- 父母，融在亲情中的深深歉疚**228
- 提起父母，刑警队长像孩子似的哭了230
- 山坡上的坟，那是母亲守望儿子的眼238
- 养父母感情世界的最后一叶子248
- 儿女，拿起放不下的不仅仅是牵挂**265
- 她哭着说，绝不让女儿受我那样的苦267

“儿子,想妈妈吗?”“不想。”	271
她想回去照料女儿,又怕失去工作	276
母亲告诫:绝不能找东北的对象,一定要找 上海的	279

弃子,返城知青拒绝走的伤心地

女儿是她的生命,可她要将“生命”还给知青··	281
抛妻弃女的知青,你在哪儿?	290
四区的宽容,仅希望你回来看看那两个孤儿 ..	297

负担,农场养育了多少病残知青

疯癫知青,大姐给你一个家	309
潦倒京城,北大荒接你回家	325

爱,播种在神奇的土地上

老职工,那血缘之外的亲情	338
热土上,每个不幸者都有家	341
让贫困线上的知青感受关爱	343
一群知青与漂流在外的孩子	345

后 记.....

348

婚姻，构筑在 人格之上的“围城”

在知青大返城时，对那些结婚生子的知青来说，是离婚弃子返城，还是为了婚姻、爱情和孩子留下来，这是一场人性、道德与良心的考验。

据资料统计，“全国各大垦区，男女知青在孤寂中建立的婚姻关系或同居关系的比例甚高，约在一半以上。如黎明农场3连，原有知青115人，大返城时，已婚10对。由于这些已婚或未婚同居的知青“来自不同的城市，大返城时，结婚的10对全部离婚，未婚同居的说声再见就各奔前程……”

勐捧农场有知青9000余人，在1978年10月以前，有415人登记结婚，在1979年春夏知青大返城时，有300多人办理了离婚手续。

由此可见，当年绝大多数知青在婚姻、爱情与返城之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当时，北大荒垦区各农场的离婚率为多

嫁给赫哲族人的天津知青

少,一直没有找到这方面的统计资料,估计不会远远低于上面的统计数据。

“有人漏夜赶考场,有人辞官归故里。”在同一事情上,不可能所有人都做出完全一致的选择。在北大荒采访时,我发现至今还在北大荒的知青大都是在婚姻、爱情与返城之间选择前者的知青。

在黑龙江边,有一个人口不足 2000 人(1982 年全国人口普查为 1476 人)的少数民族——赫哲族。20 多年前,勤得利的一户付姓的赫哲族人家,兄弟俩分别娶了两位连里最漂亮的知青——一位是天津的,一位是上海的。

勤得利位于勤得利农场的东北,是一个很小的镇(也许还算不得镇,只不过是一个比自然屯大一些的地方)。

我去采访那天,当吉普车驶近勤得利时,那座曾给这里带来万家灯火及机器轰鸣的勤得利发电厂犹如弥留之际的老人,祈望着蓝天白云、伴随自己生息数十年的黑龙江,望着当年车水马龙的街道和一切走近它的人……

陪同我去采访的农场工会干事柱子告诉我,这座发电厂因亏损严重倒闭了。市场经济是无情的,任何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均取决于它自身的经济效益。

吉普车颠簸着驶过那段坎坷而泥泞的坡路,溜进了厂区。厂里聚集着一群人。柱子跳下车,将其中的一位很活跃的中年女性找了过来。有人见她随同柱子上车,追过来问她去不去,她说:“有记者来采访,我一会儿就回来。”

她说着一口东北话,但偶尔窜出一股津味。柱子介绍说:
“这就是那位嫁给赫哲族人的天津知青苏桂兰。”

苏桂兰对我笑着说,她是这个厂里的职工,几年前就假退了。今天,他们这些职工想去场部找领导理论理论。

车开进了家属区,那是一片旧砖房,每栋房子住着四五户人家,每家门前都用木头或板皮夹有一个不大的庭院。我和苏桂兰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中,车开到了苏桂兰家的门前。

苏桂兰家的院子和其他人家没有什么两样,家里的陈设和中小城市的那些中低收入的家庭相差不多,但简洁而朴实,与她



苏桂兰与赫哲族丈夫

的爽快泼辣的性格很吻合。房子的格局也颇具东北村镇的特点，进门后就是狭窄细长的厨房，进去一拐是明亮的客厅，穿过客厅是一间仅有五六平米的卧室，这种结构很像串联式电路。客厅里摆有一张单人床、一对简易沙发和一套样式过时的中高低柜。高低柜上摆放着一台 17 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在屋地上有一片没有织完的鱼网，网纲拴在窗户上。渔网的网眼很大，一个巴掌塞过去绰绰有余。正在织网的那位头发花白、脸膛宽阔的高大魁梧的男人站了起来，用他憨厚的微笑向我们表示着欢迎。苏桂兰介绍道，这就是她的丈夫付忠喜。

谈起往事，苏桂兰爽朗地笑着说：“我们是先结婚，后谈的恋爱……”

每位知青最难忘的都是这么两件事：一是，自己下乡的日子，二是，离开城市和初到农场或农村时的感受。

苏桂兰说，在动员她下乡时，兵团去带人的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是一支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的部队，兵团战士是不戴领章和帽徽的解放军，这里是部队式编制，住的是一排排绿色的营房，吃的是白面大馒头，衣食住行完全和部队没有两样……”

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一个在“文革”中饱受“不爱红装爱武装”熏陶、没念过初中就初中毕业的姑娘，怀着对那杆钢枪、那身军装、那绿色的军营和那随便吃的馒头的向往而报了名……

苏桂兰的家里很清贫，全家人挤在一间只有 9 平方米的小屋里，父亲每月那 56 元的工资要养活 7 口人。尽管如此，父母也不愿让这个懂事的长女离开家，离开天津，去那遥远而荒凉的北大荒。在那个年代，父母有什么力量抵抗那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潮流呢？虽说是自愿下乡，自觉报名，可是子女若不下乡，父母就